明成祖的繼承權位風波論

張 奕 善
Yit-sun Chong

提 要

這是明成祖（朱棣）父子四人因繼承權位問題，在處理上出現矛盾而衍生許多枝節。因本身的職責與接觸，文武大臣各有擁立的對象。然在封建體制下，春秋傳統的嫡長繼承與文致太平的共識，朱棣雖曾嘉獎赫赫戰功的高煦，浦子口鏖戰之後兼且說過：勉之，世子多疾。仍不敢違反傳統，最終冊立嫡長的高熾爲皇太子。此後，兄弟之間暗湧不斷。多少大臣受到株連，而解縉則受誣讒至喪命。漢、趙二王行爲乖張，媒孽之下，太子瀕于危傾者再。及眞相大白後，很諷刺的，太子竟關愛兩弟有加，力爲救解，免於削籍。癥結所在，朱棣有內咎，冊立不夠明確，助長二子覬覦儲位之心，純因一言僨事而不知收拾。古人所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衡諸繼承權位的風波，誠不謬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成祖的繼承權位風波論

一、前　言

明成祖以叔篡侄位得國，歷史公案的定論千古不移。成祖既以皇四子，非嫡系傳國（非法），帝王的權位眞正在握，倫理、法理之論定都不宜再解釋，因爲他是事實上的大明天子，毋寧聽任一小撮的智識份子（腐儒）笑罵由之。不妨步武唐代李世民玄武門一場弒兄戮弟的拚鬥後，嗣承大寶，積極于治國。四年後天下大稔，從此奠下二十多年的「貞觀之治」，爲千古所引爲美談。這是前車之鑑。成祖捨此不爲，卻斤斤計較，實行秋後算帳，掀起一片腥風血雨，歷久不停。多少名士碩彥，朝野善類，同時忠於朱姓，只不過涇渭分明，此朱非彼朱，便身首異處，舉國哀怨綿綿無絕期，成祖遂成千古歷史罪人，不智之極，莫此爲甚。

南北烽煙，浦子口陳兵鏖戰。燕王兵敗之餘，已興休兵北返之念，何期高煦率番騎至，扳轉劣勢，燕王口出：「勉之，世子多疾。」無心之言，種下了以後冊立皇太子的許許多多風波。封建體制下的中國，皇帝夙以國爲一家之私，以故常有「君無戲言」的調侃。當時朱棣還是燕王，既非君，可以有戲言，至於後來當了君王則另當別論。說眞格的，兵馬撕殺，求生自保尙顧不及，那時段冲口而出的話，焉可當眞？高煦一介粗野，昧於武定天下，文致太平的祖訓，才一味死腦筋的鑽牛角尖；尤其爲人所惡的：自矜功伐。

高煦深知在倫序上非嫡長子，先天的立場上不能列入第一順位，何況解縉提到的：好賢孫（宣宗），不啻對成祖的一劑醍醐灌頂，皇統的傳承，代代需要具有天子相格的。因此成祖對丘福、王寧力荐高煦爲太子時，他說：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于適（嫡）長；且元子仁賢，眞社稷主。汝等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復妄言。① 撇下功伐、倫常、賦性不談。回溯當年起兵反叛中央時，口斷：「燕王鬚及臍，即正大位」的袁珙大相士，深得成祖信服。在冊立太子之前，文武大臣各持己見時，也曾令袁珙相皇太子，皇太孫以作抉擇。《明紀》列入永樂二年四月壬申條，記云：「又令袁珙相世子，曰天子也；相皇長孫，曰萬歲天子。帝意乃決。」②高煦無天子相格，即令有，其世子呢？不錯，燕王說過：世子多疾。多疾尚未死，不等于死，自然無可遞補，理由也蠻清楚的。

風風波波，沒有釀成戰爭、流血的慘劇，純因成祖賦性威嚴，驕悍頑劣的高煦，只能跳梁，不敢造反。再者，高煦沒有李世民的志大才不疏，倘能安份守己，好好的做他的王爺，榮華富貴已極，夫復何求？誰知高煦不自量力，雖然饒具戰功，卻多所怨望，而又怯於明爭，專搞小動作，處處對東宮官僚下手，誣謗兼備，致解縉死于不白之冤，其實是漢王之罪戾，無恥至極。

然趙王高燧被寺人、頑將推戴尚不自知，聯合二哥高煦整大兄長世子，毫無理性，愚蠢透頂。相對的，太子多次關謠、解救兩幼弟免淪爲庶民之懲罰，足証兄友（兩）弟不恭。成祖只有三子，大明的江山焉可付託給不恭的子嗣？

本文非石破天驚的研究計劃，只就朱家兄弟爭執的暗潮所形成的風波爲基點，針對官方資料《實錄等》有意湮沒的缺失，或刻意曲解的情況下，旁搜各史料，探討當時君王、世子、親王、宮僚等各扮演的歷史角色，希望在高度封建王朝的統治下，處處講求面子而假和諧的僞道學中，浮出一幅朱姓統治家族子弟的醜陋貌相來。

二、燕世子高熾居守北平

明太祖肇建大明王朝，一心培植的接班人皇太子朱標，死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以後冊立朱允炆爲皇太孫。朱標的元妃常氏，係常遇春副

① 明史稿，卷二十四，頁一，P. 545。
② 該書卷八，頁八十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將軍之女，生長子雄英,③ 不幸母子皆早死。允炆是庶妃呂氏所生。④ 朱元璋的從龍舊侶中，徐達、常遇春是手下排名第一第二的將帥，猶如他的左右手。常遇春勇冠三軍，全軍皆知，死於洪武二年（1370）的北伐征戰中，留下了完美的形象。燕王是徐達大將軍的愛婿，小侄兒允炆的外公不能與徐大將軍相提并論。按呂妃之父呂本，壽州人，累官太常卿。⑤ 在常妃未死之前，呂妃不過是宮人，則允炆爲宮人之子。《明書》建文皇帝本紀的文字中：

> 帝諱允炆，太祖之孫，懿文皇太子之子也。太子妃常氏生子雄英，宮人呂氏生帝，未名，常妃薨，呂爲次，而帝始賜名。生于洪武十年十月己卯。⑥

燕王所謂「奉天靖難」所提種種申訴，怨讞之深，用盡了「鄙夷」的口胙，不無內情？《實錄》曲筆掩飾，無非朱元璋的子子孫孫皆金枝玉葉，出身自應不凡。

建文元年（1399）七月，燕王起兵反叛中央，南北烽煙四起。朱家骨肉自殘的內戰，到了四年（1402）六月，谷王橞、李景隆打開金川門，納迎燕兵後，內戰寖止。不在話下，中國人民又經歷了一次浩劫，家破人亡。燕王踏著成千上萬的屍骸，登上了大明的寶座，史稱明成祖（或明太宗）。有關明成祖的犖犖大政甚多，此不贅論，而所涉及是他的儲君之位，也就是他的繼承人權位問題，與三子之間衍生的風風波波，作一探討。

良以實用主義而論，燕王的確經歷百戰，瀕于危敗者再，才取得皇位，

---

③ 明史，卷一一六，頁四，P. 1336。亦見於：(1)罪惟錄，卷二，頁五五，惠宗讓皇帝，名允炆，懿文皇太子子。太子妃常氏生二子，雄、英相繼薨。本書卷四，頁一二二五：虞懷王雄英，懿文皇太子次子，母開平王女，未封，年十四薨，追封并謚。則二子雄、英與虞懷王雄英，豈不自相矛盾？(2)明史，卷一一五記。太子（朱標）元妃常氏，繼妃呂氏，生子五，長雄英、次建文皇帝、次允熥、次允熞、次允熙（該書頁五，P. 1337）與罪惟錄所記雄英爲「皇太子次子」，兩書有相牴觸之處。(3)明太祖事事按古有緒，焉敢逾越禮分？以朱標大房之子爲「允」輩。按宗系詩，東宮（朱標）名下的爲：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通宜逢吉，師良善用晟。（明書，卷二十三，頁三至四，PP. 718－719）何以有朱雄英、朱允炆差異？卻又不是朱允雄、朱允英出現？

④ 前引書卷一一八，頁十五，P. 1330.

⑤ 前引書卷一一五，頁五，P. 1337.

⑥ 該書卷四，頁一，P. 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誠然不是倖致的。譬如滹沱河、鄭村壩、白溝河、東昌、齊眉山、靈壁、浦子口諸重鎮鏖兵，燕王無役不與。中央軍（南軍）不論在兵將數字、戰爭資源以及名份上的正統和聲威，無一不佔壓倒性的上風。相反的，燕王以一隅邊藩，就兵力、資源來抗拒天兵，足以發人深省的。

燕王廁身戰場，每戰必身先士卒，而世子高熾奉命堅守北平城。歷來中外史實，反叛中央或據地稱王者，其根據地或大本營不得淪失，否則到處流竄，所佔所得旋即失去成流寇而已，終歸敗滅如黃巢之流亞。配合父王的頻頻出擊南軍，世子高熾守北平禦來犯之功不可沒。建文元年（1399）八月丁卯，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以代耿炳文。⑦ 李景隆爲李文忠之子，蒙餘蔭之光，少年掛帥，意氣風發。收集耿炳文在滹沱河戰敗後的殘兵傷卒，重新集結與新撮合共五十萬大兵，趁燕王在十月率兵遠出大寧時，在辛亥日以十萬大兵圍攻北平城。以爲指日可下，誰知燕世子善拊士卒，以萬人拒李景隆十萬之衆，城賴以全。⑧ 是時世子不過二十二歲的青年，學養、經歷猶待涵育，但這份膽識殊屬難得。不過，母親徐妃與道衍和尚（姚廣孝）輔佐之力不容抹煞。《太宗實錄》記守禦危城事迹：

> 上帥師在外，留世子守國，敵兵攻城甚急。時城中守卒不支，凡部分措置備禦，撫綏激勵之方，悉得其宜，城卒以全。雖事總於世子，亦多稟命于后云。⑨

當時李景隆大兵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幷乘城擲瓦礫。⑩ 要動員到全北平的婦女守城，則非燕王妃徐氏不能爲功。難怪徐后在永樂五年（1407）臨逝時，耿耿於懷，不忘當年與北平婦女共艱危，遺令交代皇太子，《太宗實錄》記：

> 往者，皇上遭罹內難，躬率將士在外，吾母子留北京。敵兵圍城，將

⑦ 明史，卷四，頁四，P. 79.
⑧ 前引書卷八，頁一，P. 99.
⑨ 該書卷六十九，頁二，P. 967.
⑩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頁一七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校士民之妻皆擐甲冑挾矢石登城列陣，協力一心，以死固守。及內難平，吾正位中宮，富貴已極，而將校士民之妻，至今報賞未稱，吾寢食未嘗忘⑪

至于另外一位輔佐的人物，則爲道衍和尙。他是傳奇的非道非釋，又道又釋的智慧型方外人。燕王對之言聽計從。永樂十六年（1418）三月戊寅日逝世。《太宗實錄》有關輔佐世子的文字爲：

> 上每出師，命侍世子居守。嚴固備禦，撫綏兵民與贊謀策。⑫

這一段文字沒有提到李景隆圍城之一段，而是一般性的守城措施，《明史》則列述出來：

> 十月，成祖襲大寧，李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禦甚固，擊卻攻者，夜縋壯士擊傷南兵。援師至，內外合擊，斬首無算。景隆、平安先後敗遁。⑬

道衍和尙不是被動與挨打的守禦。他不時出擊，使南兵不得安寧，且配合援兵夾擊，誠如《罪惟錄》所記的姚廣孝：

> 幼名天禧，直隸長洲人。性早慧，通儒書。初從相城道士席應珍涉兵書、術家言，攻占候。⑭

而敵方將帥之間的忌功與矛盾則是城固得保的另一個因素。南兵間隙萌生，予人可乘之機，世子高熾便可加以利用，談遷記守北平事迹的文字中，有：

---

⑪ 該書卷六十九，頁四，P. 972.
⑫ 該書卷一九八，頁四，P. 2273.
⑬ 該書卷一四五，頁二，P. 1592.
⑭ 該書卷十六，頁二二三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兵十萬圍北平，攻麗正門急。燕盡出婦女乘城，（景隆）轉簡石，都督瞿能與其二子帥騎千餘戰，入張掖門，勢銳甚，城垂破，景隆密止之，退十五里而軍。燕世子令夜汲水澆城，俱冰，城遂不可登。都指揮梁銘等時時夜出砦營，官兵輒亂。⑮

李景隆忌瞿能父子搶得先功，更不懂愛惜部衆體力，給予輪休以逸代勞，視士卒生命如草芥。夏燮在《明通鑑》補述上引麗正門一度危傾之事外，順城門也有幾近攻破的記載，如：

初攻順城門，幾破。燕府儀賓李讓，燕將梁明等拒守。婦女幷乘城擲瓦石，攻者稍卻。燕世子嚴肅所部，謹烽燧，舉刁斗；又選勇士夜鑿城破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方大寒，燕人夜汲水沃城。逾時，冰凝不可登。景隆日夕戒嚴，不恤士卒，皆植戟立雪中，凍死者相踵，于是北平之守益堅。⑯

封建時代，史乘歸其功于燕世子，是很自然的。只不過以二十二歲左右的青年朱高熾，與長年居于深宮大院的徐王妃，無論見識、學養及歷練，均不足與道衍和尙相埒，北平城的存亡，非借重他的智慧不可。如果北平城中沒有道衍和尙這一款人物，燕王放心大意的率張玉等將領偷襲大寧，聽任危城交給婦孺小子，殊不可思議。然而，編纂《實錄》乃至私家著述的儒生，因道衍和尙的《道餘錄》詆訕先儒，爲千夫所指，君子所鄙。⑰ 因此在價值判斷、道德觀的先入爲主之成見下，道衍和尙的任何事迹聊備一格，輕描淡寫而已。相對的，在封建專制王朝被批鬥、毀版、拘捕的反動史家李贄，他描述道衍和尙助守北平城的一般記錄，便具有鮮活生命力與智慧之光，如：

當是時，獻陵（仁宗）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

⑮ 國榷卷十一，頁八一〇至八一一.
⑯ 該書卷十二，頁五六一.
⑰ 太宗實錄，卷一九八，頁四，P. 20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之，盡焚九門諸柵寨。⑱

以上諸家的記載，不論正統的或反動的，其實都在補苴《奉天靖難事蹟》的不足，因爲它是以世子爲中心的記錄，取之對照即瞭然，如：

時世子嚴肅部署，整飭守備，城中晏然。數乘機遣勇士縋城夜斫景隆營，殺傷甚衆，營中驚擾，有自相踩踐者。而景隆攻麗正門急，時城中婦女皆乘城擲瓦石擊之，其勢益沮。壬子，世子遣報至。⑲

燕王對中央的軍事（南兵）將帥李景隆、吳高、平安等的品質、才具、膽識、用兵的策略認知深入，幾乎到了兵法所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地步。率兵出北平，襲大寧，幷非貿然爲之；何況此次出擊一舉數得，茲就燕王對諸將所說的兩則戰計，其一爲夾殺攻北平城的南軍，語曰：

景隆色厲而中餒，聞我在，必不敢遽來，不若往永平以致其師。吳高，怯不任戰，我至必走，然後還擊景隆。堅城在前，大兵在後，必成擒矣！乃命道衍、顧成輔高熾居守。⑳

其二是九月丙戌，吳高兵敗後退保山海關，燕王與諸將定議時，說出藏諸心坎已久的往事，卻不經意的曝露了居心叵測，如：

襄余巡塞上，見大寧諸軍剽悍。吾得大寧，斷遼東，兩遼騎助戰，大事濟矣！㉑

---

⑱ 續藏書，卷九，頁一四九
⑲ 太宗實錄，卷四下，頁一，P. 40.
⑳ 明紀，卷九，頁七十一.
㉑ 明史，卷一一七，頁十四，P. 13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燕王虞詐，詭言窮蹙來求其弟寧王朱權給予援手，焉知燕王設伏潛兵，架空他的權柄，挾持前往北平，目標即上述的「邊騎」。換言之，即寧王麾下的朵顏三衛騎兵，皆驍勇善戰。㉒其後高煦在靖難戰爭中屢創赫赫戰功，即拜此「邊騎」之助力。

靖難之戰爭拖延到建文三年（1401），中央的軍事漸漸不利。齊泰、黃子澄假竄逐，其實遣往各地招募兵員、徵收戰爭物資。此時方孝孺日侍建文君而見大用。他獻計用間，製造燕王父子的矛盾。而該「間」的緣起是方孝孺有徒子林嘉猷，曾在燕王邸中當差，知悉：燕世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燕王最愛之，而其弟高燧狡譎，素忌其寵，屢讒之於父，不信。㉓ 方孝孺獻策，建文君存疑，不由自己的說：「此策固善，但父子鍾愛既深，恐未能間之。」㉔方孝孺卻認爲不妨一試。於是奉命草書給世子，「令背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㉕這一「間」計不幸只售得一半，錯失於中央派去的錦衣衛千戶張安賫書到了燕世子處，世子竟不啓封，令人把張安與信都送往燕王軍前。在這當兒，世子三弟高燧的太監黃儼已先事遣人報告燕王：「朝廷與世子已通密謀」，㉖燕王不信，當時二弟高煦也在旁侍，「亦替儼言非謬」。㉗話尚未了，世子使者以書及張安都帶到。燕王拆書閱畢，嘆曰：「甚矣！奸人之陰詐，吾父子至親愛，猶見離間，況君臣哉?」㉘

按諸建文三年（1401）七月之際，燕兵尚逡巡在德州之北，中央的敗象雖露，但據江自守尚不成問題。燕世子壓根兒不知方孝孺使「計」，只要一拆書，父子之矛盾即生。不論智慧而只言世子對君父之忠信，將毫無置疑之餘地。

㉒ 前引書
㉓ 太宗實錄卷八，頁七，P. 100.
㉔ 前引書
㉕ 前引書
㉖ 前引書
㉗ 前引書
㉘ 前引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高煦扈從於沙場

至論及漢王高煦，《明史》描述他：長七尺餘，輕趫善騎射，兩腋若龍鱗者數片，既負雄武。[29] 鱗而冠上龍字，封建時代的中國王 朝以「龍」爲尊，不免有非份之遙想。然以漢王本人認爲天賦異稟，與衆不同，則易萌生高人一等的錯覺。高煦天性凶悍，洪武年間，太祖曾召諸王孫就學于京師，高煦不肯學，言動輕佻，爲太祖所惡。[30]《罪惟錄》記之：王獨嬉逐，學不進。不過，高煦是塊天生戰將的料，接著記曰：挽千鈞……嘗從上田，射生多，二鳥幷柯，連中之。上喜：漢王技至此乎！[31]

太祖駕崩，遺命諸王毋赴京奔喪。太祖小祥（儀禮士虞禮，期而小祥。疏：自祔以後十三月小祥。祔，《釋名》，釋喪制：又祭曰祔。）時，建文君爲了釋疑，決定把燕王在京祭拜祖父三子放歸，唯獨漢王在當時行爲乖張。在《奉天靖難事蹟》中，燕王上書謹陳八事之說，有關高煦的陳述如下：

> 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實臣失於教訓；然笞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冤濫之過，何以服天下後世。[32]

燕王坦承高煦的乖戾行爲，笞打朝廷命官而失於教養。《奉天靖難事蹟》對高煦的頑劣報導乃「僅有者」，用意不外駁斥惠帝之不公與冤濫，爲自己反叛中央覓求註腳而已。其在太祖崩後的小祥祭禮，燕王爲了消除中央對他疑懼，幾經考量始讓三子入京師行禮。齊泰、黃子澄曾爭論過留之于京不放歸。而燕王妃之兄弟，襲魏國公爵位的徐輝祖曾向建文君密奏過：

> 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33]

---

[29] 該書卷一一八，頁十七，P. 1371.
[30] 前引書卷，頁十六，P. 1370.
[31] 該書，列傳卷四，頁一二五七.
[32] 太宗實錄，卷五，頁三至四，PP. 18－49
[33]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頁一六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良以舅父密告外甥，皇帝豈不存疑？以致建文君再諮詢另一位舅父，也就是燕王妃，徐輝祖的同父異母兄弟徐增壽及駙馬都尉王寧，而兩人殊有隱瞞，以故「皆庇之」。[34]《明史》記載的文字：「舅徐輝祖以其（高煦）無賴，密戒之，不聽。」[35] 戒之，應是帶有警告式的教導。然而，迂腐的黃子澄一念之仁，主釋放燕王三子歸北平時，高煦竊其舅父徐輝祖的良馬逸去。除了《實錄》闕少這一段史事，私家著述多有記載如下表：

書　名	內　容	定義	
明史紀事本末	高煦陰入輝祖廄，取去馬行……	取	卷十六，頁一六五
鴻猷錄	高煦陰使使入輝祖廄，取其良馬以行	取	卷七，頁一四八
國榷	高煦入輝祖廄，竊善馬馳去	竊	卷十一，頁七九八
罪惟錄	竊魏國廄馬，不朝辭，馳去	竊	列傳卷四，頁一二五七
明書	盜輝祖馬，不朝辭，渡江走歸	盜	卷八八,頁一,P.3658
明史竊			
明史	盜輝祖善馬，徑渡江馳歸	盜	卷一一八，頁十六，P.1370
明紀	入其舅徐輝祖廄，竊善馬以逃	竊	卷七，頁七〇
明通鑑	高煦陰入輝祖廄，取其馬以行	取	卷十二，頁五五〇

盜、竊的字義非常明白，而不問自「取」則未經物主同意而拿走，與盜、竊之義本質相同，口氣略和緩些。高煦的確目無尊長。舅父雖與母親有手足之親，但也需要舅父的同意，才可取走。既心無倫常，高煦自然就不遵法紀。所以不辭朝即馳走，倘太祖執政時，事事按古有緒，綱紀肅然的規範下，事態將非常嚴重；何況沿途高煦又打死朝廷的武官。《明史》記云：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其凶橫淫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久矣！[36] 論及靖難戰事中，高煦參與白溝河、東昌、浦子口三役，扈從父王與

---

[34] 前引書.
[35] 該書卷一一八，頁十六，P. 1370.
[36] 該書卷八八，頁一，P. 36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扳轉劣勢，反敗爲勝，頗有記述的必要，如：

一、建文二年四月己未，（燕兵）至白溝河。時景隆、郭英、吳傑、平安、瞿能等合兵六十萬……成祖麾兵擊之，不利。……高煦率張玉等，諸軍幷進。成祖親以七騎馳擊，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成祖馬三被創，三易之。所佩矢三服，射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折不可用，乃稍卻，馬阻于堤，幾爲瞿能所及……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成祖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瞿能父子于陣。㊲

二、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移師東昌，成祖師次臨清，進攻東昌……是役，成祖數危甚，以建文君出師時，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至是兵敗，成祖以一騎殿，追者不敢進。適高煦領兵至，擊退庸兵。㊳

三、建文四年六月癸丑朔，燕王命都指揮吳庸集高郵、通泰船於瓜州。命內官狗兒領都指揮華聚爲前峭。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燕王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北騎至，王大喜，遽起，按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於是煦殊死戰。㊴

建文四年六月浦子口之仗，燕王對高煦的鼓勵所說：勉之，世子多疾，《鴻猷錄》把它歸在建文二年四月白溝河之役，記述如下：

成祖戰白溝時，爲南師所扼，戰苦久，所佩矢三服射皆盡、劍鋒折不可用。高煦適轉鬥至。上撫之曰：吾疲甚，汝往督戰，世子多疾，事成當以汝爲東宮，吾兒勉之！㊵

㊲ 鴻猷錄，卷七，頁一五八.
㊳ 前引書，頁一六〇
㊴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頁一九〇至一九一
㊵ 該書卷九，頁二〇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谷應泰引用的只記：勉之，世子多疾；而《明史》則記於浦子口之役：高煦引番騎來，棣大喜曰：吾力疲矣，兒當鼓勇再戰。[41]《罪惟錄》也歸入浦子口之役：燕王撫高煦背，大呼：兒爲努力。[42]對比諸書，高岱的記錄，竟把兩次的說話結合爲一，不免使後來讀史者的判斷模糊了。不論如何，漢王高煦對繼承權位的確有覬覦之心，也缺望。然不得不引以爲憾者，仁、宣時修的太宗、仁宗實錄，爲了朱家皇室和諧假象，曲筆之下，湮沒至蛛絲馬跡全無。談遷的《國榷》也如此。綜而論之，高煦矯健，靖難戰事中，勇邁三軍，因此《明史》所云：成祖屢瀕于危，而轉敗爲功者，高煦力爲多。[43] 不是溢美的記錄。

成祖三子之幼者高燧，上有兩位兄長，一文一武。文的守北平城；武的扈從父王征戰。高燧也奉命與兄長及母妃共同守禦北平城。燕王入繼大統後的兩個月，即九月庚寅。從北平來朝。[44]

明代士大夫蔣棻評燕王起兵，對當權派的主腦建文君，與統帶大兵的李景隆多所批判，批建文君、齊泰、黃子澄等人的文字：

> 仁柔類（晉）元帝，舉事則學（漢）景宣；齊（泰）黃（子澄）于謹類王陵，進謀則效晁錯。[45]

聚九州之鐵，鑄成大錯的是建文君用李景隆爲帥乃其一，調集天下兵將前後百萬，掌於一人之手中，不旋踵，大兵接連敗績如山倒，從此強弱易勢。然而中央昧於戰術上戰與守原則性的研判：燕王單旅孤城，利於戰不利於守；利於合而不利於分。建文君倘能在山東、北平諸地堅城深溝、繕甲儲粟，數十驍將各率數萬之衆，分別據守險阻。出沒敵間燒其糧道，收河北之地。燕王初期必百戰百勝，因燕兵新銳；但遲久之後便左支右絀，此時還能飲馬濟水之西？加矢聊城嗎？遺憾的是，中央挾萬全之勢，出搏匹夫之勇，

---

[41] 該書。卷一一八，頁十七，P. 1371.
[42] 該書列傳四，頁一二五七
[43] 該書卷一一八，頁十七，P. 1371.
[44] 太宗實錄，卷十二下，頁一，P. 212.
[45] 明史紀事，頁六十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建文君失算，莫大於此。

四、成祖煞費周章册封皇太子

李文忠是明太祖之甥，與燕王是同輩的姨表兄弟。李文忠之子李景隆則屬小輩，應稱燕王爲表舅父。建文君（允炆）與李景隆同輩。耿炳文兵敗于滹沱河，太常卿黃子澄荐李景隆代之，鄭村壩、白溝河血戰，李景隆損兵折將八十萬，叨蒙建文君不加懲處，反而付與守禦南京金川門重責。不意京師告危，谷王橞倘要開門納燕兵，李景隆尚存一絲忠義的話，理當銜泥結草圖報，抗拒開門，詎意狼心狗肺，竟與谷王橞狼狽爲奸，共同打開金川門，加速建文王朝的潰敗。黃子澄有眼無珠，建文君懦巽寡斷，自尋死路，夫復何言？高岱所云：

> 至削奪宗藩一事，非盡出建文君意；但不能自主斷，遂聽人所爲，迨釁孽既成，形迫勢蹙，則所謂騎虎之勢，不得下耳。[46]

的確指出了整個問題的癥結所在。

燕王入繼大統，去建文年號爲革除，其後爲永樂紀元。大明王朝的統治者仍然是朱元璋的子嗣，一場的政變，不謂改朝換代。然而，比改朝換代的秋後算帳更悽慘，更澈底。成祖駐守南京六年整整，鎮壓反側或肅清效忠建文君餘孽。燕王本是九邊塞王之一，北方的國防在他遠離北平後，耿耿在意。七月壬午朔告即位，八月甲戌，高煦還北平。永樂元年（1403）二月甲戌，因聞虜欲犯邊，成祖命高煦將兵駐開平防禦，敕中的指示：

> 爾鎮守北京，於事宜用心經理。將士起行之際，賜宴及鈔；仍遣人督運糧餉隨軍而行，不可緩也。[47]

---

[46] 鴻猷錄，卷十七，頁七，P. 314.
[47] 太宗實錄，卷十七，頁七，P. 3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當春季，邊報虜情蠢動，成祖有恐軍屯、民屯農作受礙，同日書諭高煦：命爾將兵駐開平，虜至即相機剿除，否則按兵待之，庶邊境之人得以盡心屯田。[48]誠然，高煦多歷靖難之戰陣，惟是到底在自己指揮之下，如今獨當一面，率領重兵，面對的則是非我族類，尤其以騎兵爲主導的戰爭，廣袤無垠的沙漠或草原，虛虛實實，處處值得考慮，所以成祖復賜高煦書諭，授與制敵之方，如：

> 爾軍起行，惟聲言往大寧，既出關，然後北行。未至開平四十里，即下營，勿令虜覺。如虜不知我軍出塞，領衆深入，則多用火器。遇夜令壯士劫其營，亦可獲功。若與戰，則令武安侯鄭亨居中，安平侯李遠居左，武城侯王聰居右。爾將精騎一二千往來策應。寇敗獲其人，勿輕殺；寇遁，毋利其牛馬而窮追之。若虜有實意來降，尤須防其變詐。古云：受降如受敵。[49]

成祖在諭中指示得非常周至，脫當年的燕王沒曾深入不毛，沒有實戰的經驗，娓娓道來，豈能令人信服。按諸成安侯郭亮守開平的奏書可以瞭解到該軍事重鎮的情況。奏文中提到：

> 一、開平地臨極邊，無鄰近衛所可以應援，其內外城垣俱用官軍守瞭。至於差調、巡邏及下屯架砲，皆不可闕。
> 二、失八都之地，其西當衝要之路，東北離開平三百餘里，南抵獨石，多有軍士屯種，牧馬養而無城堡隄防。
> 三、開平至長安嶺各處大站，舊有城堡年久頹圮，未修及一路，架砲官軍無障蔽，倘有警急，無所隄備。[50]

開平在金朝時是屬桓州地。元置開平府。在遊牧民族強大時，開平乃政治中心城市之一，車馬輻輳。明興，漢民族盛強，洪武初年沙漠戰爭後，日

---

[48] 前引書
[49] 前引書；亦見國榷卷十三，頁八九七，文字簡練，省略甚多。
[50] 前引書，卷一四〇，頁五至六，PP. 1688－16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漸荒圮。朝廷改府爲衛，仍難復舊觀。永樂間，衛徙獨石，更趨沒落。

高煦奉命往開平操備，以至冊立太子之前，他的軍功與歷練受到肯定，足以使成祖信賴，賦予軍事重任。不但如此，派遣之後，頗以在北守禦的安危爲慮。四月欽天監報告的天象：金星出昴北（昴《說文》釋爲白虎宿星。《傳》爲白虎中星。所謂中星，乃兩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之中的星宿。白虎星屬尅星），成祖即于戊午日遣書諭高煦：

> 防虜之行，蓋揆之人事，不得不舉。而仰觀天象，尤當知警。占書金星出昴北，北軍勝，出昴南，南軍勝。今欽天監奏，金星出昴北，而我軍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略。[51]

成祖戒懼心溢于書諭之表，何況來自高煦軍中的報告，如：兵行初至清河，從者爲雷震死。過居庸，幕中釜鳴。[52] 連忙於六月己巳，書諭高煦，即率騎兵三百人還北京。史乘描述成祖賦性威嚴，雖則如此，到底虎毒不食子，頃對高煦的關心，洋溢于書諭。回溯當年太祖小祥之祭後，三子脫歸返北平，燕王即時轉憂爲喜，谷應泰描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53]諒非矯作。

旋對漢、趙王府政務人選在四月壬申日宣佈：改禮部郎中江原進爲漢府左長史，陞工部主事程石琮爲右長史；改兵部郎中顧晟爲趙府左長史，陞工部員外部盧盛爲右長史。[54]

世子高熾坐鎮北平。對于永樂元年北京、山西發生地震，兵燹過後，人民流亡，田地荒蕪，以及過去因效忠燕王而受疑，逃亡在外，如今尚未歸者，成祖諭示災後重建、復元、撫[illegible]、復職等等，以及鍾愛的皇長孫瞻基奉了命，已在十月癸亥抵達南京，扈送的從官指揮顧能等都賜鈔有差。[55]

成祖登上大位，對于太祖裂土分封諸子，拱衛中央，積極培植兄長朱標

---

[51] 前引書，卷十九，頁三，PP. 341-342.
[52] 前引書，卷二十一，頁八，P. 391.
[53]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六，頁一六五
[54] 太宗實錄，卷三十，頁二，P. 536.
[55] 前引書，卷二十五，頁十，P. 4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未來的太平天子，這樁制度不能謂之懵然。至于他封藩北平，守疆禦邊殆是太祖冊定，而後篡位則乃大變數，因此綜理大政的皇太子教育缺缺。遴選解縉爲首的內閣七子備詢，參與機務，其實是權宜的辦法，借重優秀的經生文人之智慧來勖襄國家大政，及其後衍生至內閣爲政令重心，非始初所臆及。相較於太祖的超強人政權下，大學士不過充侍從，隨時備詢、解惑而已，而解縉、黃淮等則見寵信，深夜于榻前，成祖仍借重，即可見差距之大，更見文致太平的非易。

皇太子的問題。到了永樂改元之初，逐次浮上層面來了。元年春正月丙戌，三月戊寅，接連有臣民上表請立皇太子。咸以國家建儲，自古所重，惟因皇太子的教育問題，成祖推辭了。如：

> ①今長子屬當進學之時，俟其智識益充，道德益進，克膺付畀，議之未晚，所請不允。[56]
>
> ②矧在長子智識未廣，德業未進，儲貳之任，豈當遽承，爾等爲國遠慮，凡再有言，足亮乃忠，未允所請。[57]

話說周王朱橚，削藩首當其災，靖難之後，從階下囚復登王爵，亦湊熱鬧。他以文武群臣表請至再，在夏四月庚戌，以定國本、繫人心，請立太子，成祖仍不答允，不過賜書答。文曰：

> 顧長子雖有仁學之資，而智識未充，行業未廣，方咨求賢達與之偕處，冀以涵養其德性，增益其學問，使日就月將，底于有成；而後正名，未爲晚也。[58]

平情而論，成祖對太子的問題，何嘗置之不理，即令內定儲君，也無妨廣求文武重臣意見，以期集思廣益，然後確認未爲晚。這方面的訊息，《實錄》沒有透露一些。談遷的《國榷》則在永樂元年三月戊寅朔條史料下列舉

---

[56] 前引書，卷十六，頁二，P. 293：亦見國榷，卷十三，頁八九三.
[57] 前引書，卷十八，頁一，P. 319：亦見國榷，卷十三，頁八九七
[58] 前引書，卷十九，頁一，P. 3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議儲內情，茲析其文字數段，以便瞭解過程。如：

> 初，靖難兵起，高陽王高煦武勇，使從師，領勁騎。接戰白溝、東昌有功，上（燕王）戰浦子口而卻，高煦搏胡騎力戰，敗盛庸，因渡江，故甚愛之。
>
> 及即位，嘗密召丘福、王寧及侍郎金忠議儲，俱請立高煦，以功高于世子。立子以長，平世之道也，金忠不可。已，問學士解縉，對曰：以臣所見異是，世子忠敬仁孝，天下莫不聞，守成令主也，且奪長爲亂道。又曰：好賢孫。已，召禮部主事尹昌隆于便殿，對如之。命昌隆勿復言，復召問庶子黃淮，又對如之。
>
> 翌日，早朝罷，上獨留縉，語良久，戒勿復言，遂賜象笏。[59]

從這一段文字的記載而知，議儲的御前會議凡五次，而解縉本人占兩次。參與者計爲丘福、王寧代表武將方面；金忠、解縉、尹昌隆、黃淮則屬文臣方面、金忠是潛邸舊侶，輩份甚高。茲又將《明史》之有關議儲的記載，列成表，對比如下：

姓名	成祖心目之中	擁高煦	擁世子	備註
丘福	成祖每歎曰：邱將軍功，我知之。即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每議政皆首福。	漢王高煦數將兵有功……福，武人，與之善，勸立爲太子。帝猶豫久之，竟立仁宗		卷一四五，頁十，P. 1596
王寧	建文中，嘗洩中朝事于燕。籍其家，繫錦衣衛獄，成祖即位，稱寧孝于太祖，忠于國家，正直不阿，橫遭誣構……帝頗好佛。嘗侍帝燕，語勸帝誦佛，飯僧爲太祖資福，帝不懌。①	時議建儲，淇國公邱福，駙馬王寧善高煦、時時稱高煦功高，幾奪嫡。②		①卷一二一，頁五，P. 1395 ②卷一一八，頁十七，P. 1371

[59] 該書卷十三，頁八九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金忠	成祖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常以所占勸舉大事，成祖深信之，帝論佐命功，擢工部右侍郎……進兵部尚書。		淇國公邱福等黨高煦，勸帝立之。獨忠以爲不可。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帝不能奪，密以告解縉、黃淮、尹昌隆，縉等皆以忠言爲是。	卷一五〇，頁三，P. 1630
解縉	成祖入京師，擢侍讀（原翰林待詔），命與黃淮、楊士奇、胡廣、金幼孜、楊榮、胡儼竝直文淵閣，預機務……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		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頷之，太子遂定。	卷一四七，頁六至七，PP. 1610－1611
尹昌隆	以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勸帝（建文君）罷兵，舉位讓之，若沈吟不斷，將求爲丹徒布衣且不可得。成祖入京師……以前奏貸死，命傅世子于北平。			卷一六二，頁一至二，P. 1738
黃淮	洪武末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即位，召對稱旨。命與解縉常立楊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重務悉預聞。		議立太子，淮請立嫡立長。	卷一四七，頁九，P. 1612

鎮守貴州的鎮遠侯顧成，在建文元年從耿炳文禦燕師，眞定之戰被燕兵俘虜，燕王以其老臣解其縛，送往北平助世子守北平，南軍圍城，防禦調度，一概听令於顧成。燕王即大位，論功封鎮遠侯。[60] 他在九月辛卯，也以

[60] 明史，卷一四四，頁八，P. 15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早立東宮以定國本，副理萬機」[61] 上請，而得到成祖褒答。

時序到了永樂二年，經過多方的考量，成祖心意有定案。春正月己巳，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隆平侯張信齎璽書詔世子及郡王高煦赴京。[62] 三月乙丑抵京師。[63] 殊發人省思的，與丘福交情夠，而又都是擁高煦爲皇太子的駙馬爺王寧，成祖派他爲使齎書往北平，皇帝的心思與手法甚巧。王寧的到來，高煦毋寧是最樂的了。

文武群臣及在京師軍民耆老在三月己巳又有表文上勸冊立皇太子，終於得到皇帝的俯允，賜勅答曰：

> 朕爲建儲嗣以定國家之本，係華夷之望，此古今通制。比歲親王數請建立，卿等亦屢以爲言，忠誠懇至，皆欲固基本爲宗社之計，今俯徇所言，以世子爲皇太子。其令禮部卜日、具儀以聞。[64]

以世子爲皇太子是整篇勅文的重要宣佈。隔日（庚午）禮部上冊封儀注，涵蓋親王等的冊封在內。儀注的進行程序：

> 1.先期三日，齋戒，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用香幣酒脯行（之）。
> 2.獻禮前一日，禮部同鴻臚寺設詔案於奉天殿中、設節冊寶案於詔案之南、節中冊東、寶西，各以次陳列。設冊寶綵輿于丹陛之東，尚寶司設寶案、錦衣衛設鹵簿儀仗、教坊司設中和詔樂如常儀。
> 3.至日，鴻臚寺設皇太子拜位於丹陛正中，設親王位于後，世子、郡王位又後。各以長幼爲序班。設持節等官拜位于丹墀內引禮。請皇太子、親王及世子、郡王具冕服于文樓候。以上服衰冕御華蓋殿，翰林院官捧置于案，執事官行五拜。禮畢。[65]

---

[61] 大宗實錄，卷二十三，頁四，P. 423.
[62] 前引書，卷二十七，頁五，P. 499.
[63] 前引書，卷二十九，頁四，P. 522.
[64] 前引書卷，頁六，P. 525.
[65] 前引書卷，頁九，P. 5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祖審閱儀注後，以「是」爲應。整部儀注制作的精神在於㈠對天地神明的誠敬；㈡踵事增華，繁文縟節的提升封建制度下的任何冊封儀式的價值觀。當然，都是向被統治者萬民，衆目睽睽之下顯示的。接著隔了一天（辛未）公佈遴選的東宮官僚，均由本官兼任。[66] 列表如下：

爵位、官位	姓名	東宮官名	備　註
淇國公	丘福	太子太師	
成國公	朱能	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	蹇義	詹事府詹事	
兵部尚書	金忠	詹事	由工部右侍部陞任
兵部右侍郎	墨麟	少詹事	
工部左侍郎	趙毅	少詹事	
	朱原貞	詹事府丞	由吏科都給事中陞
	陸善	詹事府丞	由刑科左給事中陞

成祖一旦想起仍在北京輔佐世子的道衍和尚，隔日（壬申）即命令僧錄司左善世的道衍和尚恢復本姓（姚），賜其名爲廣孝，授之擔任東宮官的太子少師，而所賜的勅諭文，殊見成祖倚畀之深，如：

> 卿秉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藩邸，積有年歲，朕靖難之初，卿侍左右，謀謨弼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卿。夫太子，天下之本也，必賴啓迪匡正，輔成德器，卿尚勉盡厥職，副朕眷荷之重，欽哉！[67]

明初的傳奇性人物，具有文韜武略，帷幄籌謀，決勝于千里之外的，衆所周知，非劉伯溫（基）、姚廣孝（道衍）二人莫屬。事跡証明，他們輔佐

[66] 前引書，卷三十，頁一，P. 534.
[67] 前引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人，先後締造大業。溯自明太祖取南京，討滅張士誠後，即不再親歷戎行，只遙控軍事行動，指示方略。徐達、常遇春率二十五萬大軍北伐中原，劉伯溫寸步未離京師，常侍太祖左右以備顧問。狡黠的太祖，豈有不知劉伯溫之爲用大哉！徐達不令窮追元順帝，由之遠遁荒漠，沒加截阻，常遇春一介戇勇，震怒告御狀。倘當時劉伯溫參徐達軍，文才武略雙星合作誰知變數如何？同樣的，姚廣孝輔導燕王起兵反叛中央，終於兌現了爲（燕）王加上白冠（皇）。[68] 不過，情況迥異者，成祖命之輔導太子，可以放心，但不可或缺，非充當太子少師不可。緣由丘福、朱能乃武夫。寔義謹愼有餘，創見缺缺。金忠不錯，有奇才異能，又是潛邸舊侶，畢竟顯得單薄，有姚廣孝配合甚佳。至其他如墨麟者諸人，資望顯然未足，只可供役使，而欠缺啓迪之功。

在此同時，成祖命令禮部會同六部、都察院、翰林院、通政司、大理寺、鴻臚寺、兵科給事中等有司討論東宮朝儀的制度。動用到這麼多的高層部門，不言而喻，成祖所冊封東宮的地位身份，顯然不等閒視之。夏四月癸酉，禮部進東宮朝儀。[69] 成祖審閱認可之後，令禮部必須向諸司展示。

夏四月甲戌，冊立世子爲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趙王。封皇太子的冊文爲：

> 咨爾，朕之嫡長，朕奉藩于燕，爾爲世子，亦既有年。聰明仁孝、孝友溫恭，本乎天性。朕平內難，爾有居守之功，事上恤下，至仁小心。稽古建儲之典，授以冊寶，命爲皇太子，正位東宮，爾惟篤君臣

---

[68] (1)明史，卷一五四，頁二，P. 1592：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于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以爲第一。
(2)明通鑑，卷十四，頁六三七，與《明史》雷同。
(3)明紀，卷八，頁八十一：壬申，道衍爲太子少師，加賚善大夫，復其姓姚，賜名廣孝，未嘗臨戰陣，然事帝藩邸，定策起兵，戰守機事皆取決，論功爲第一。
(4)李贄的《續藏書》列姚廣孝入靖難功臣第一人。頁一四八：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粟，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彀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雄兵，投石趨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即不南，機先發，欲高卧，得耶？
(5)傅維鱗的《明書》，把姚廣孝列入異教傳，而內容與《續藏書》雷同。

[69] 太宗實錄，卷三十，頁二，P. 5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義，隆父子之恩，夙夜祇承。⑩

國家立儲君，自古以來的中國封建王朝，咸視之爲天下大事，要使萬民知之。成祖接著下詔，布告天下立儲，詔文曰：

立太子以尊宗廟，重社稷。樹王國以廣藩輔、隆本支。非一家一私，爲天下之公……周王以宗室之長，屢表請立太子，封建諸王宗室。群臣合辭累表謂朕長子足以嗣承宗廟，諸子皆足以夾輔邦家。惟天下之通義，詢衆志之僉同。乃於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立長子爲皇太子，授以冊寶，正位中宮。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爲趙王……於戲！治法前王統承，列聖內外相維保，宗社萬年之福。華夷同樂，亘古今全盛之基，布告天下，咸使聞知。⑪

五、高煦置解縉於死地

成祖詔告天下後，皇太子名份、地位冊定。俯從天下臣民之請，皇帝有了交代，應可束之高閣了。誰知不然，暗湧卻多。檢討問題出在燕王在浦子口之役危急，一時忘情的說出：「世子多疾」，當時聽者高煦有心。如今高煦的希望落空，難免缺望。平情而論，高煦的戰功不宜抹煞，爵稱漢王也到了頂峰，但封藩之地在雲南，卻發人深省。唯一可以作推理的，毋寧是傳聞中遜帝（建文君）遯跡西南。守西南爲沐英世家。沐英與前皇太子朱標極其相契。朱標早逝，沐英慟哭至眼淚盡而血出，不久也溘世。沐家予以方便，藏匿遜帝，難說不可能，總之疑團非子虛。今借封高煦於雲南，建藩其地而就近監視或暗中加以消滅，此番心事誠然誰人知？詎料漢王另有懷抱，大力反彈。《明史》記云：我何罪？斥萬里，不肯行。⑫ 然而成祖之疑遜帝卻絕不

⑩ 前引書卷，頁四，P. 539.
⑪ 前引書卷，頁四至五，PP. 540－542.
⑫ 該書卷一一八，頁七，P. 13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聲張，否則他入金川門後，燕王出帝后屍于火中，[73] 豈非作僞？難免又要引起腥風血雨的事態。所以鄭和下西洋（起碼第一次有偵緝任務）與胡濙以訪張邋遢爲名，徧行天下州郡，別有深意。《明史》胡濙列傳所記：非常明確，如：

> 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遜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永樂）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幷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74]

高熾由世子而皇太子，高煦不啻受到一記重擊。漢王即使猜透成祖偵緝遜帝之疑，也不會諒解。自忖功績彪炳，雲南地屬南荒，距繁華的、夜夜笙歌、紙醉金迷的京師迢迢萬里，貴爲皇二子，何嘗是功賞，簡直是懲罰。總之，高煦的心理不平衡是可以估計得到的。再說，擁高煦的丘福是成祖口胎下的親信大將軍，倘高煦登上太子位，接著繼位爲帝，他的未來更上一層樓，更璀燦可期。不意事態丕變，主上重文輕武，建言無效，竟不如搖筆桿的腐儒。大將軍氣憤，不經意漏了御前會議的口風，或經人旁敲側擊的說溜了嘴，亦非不可能。見諸史實，高煦坐實解縉泄密，如《罪惟錄》提到：高煦益使人謗縉泄禁中語。[75]《明史竊》更明顯的述及：高煦急欲殺縉，令（丘）福等謗縉漏洩禁中語，上聞之不樂。[76] 高煦詭詐，打擊解縉懂得抓時機，選在君父厭惡之時。解縉誤解爲臣者知無不言，但處人父子骨肉之間，得有所保留。而解縉評騭高煦太過，致爲君王所嫌尚不自知。其實，評騭正是縉的特長。探溯洪武年間，解縉上封事萬言、太平十策，太祖稱其才。把解縉與方孝孺合稱爲「莊士」，飭歸進學，留爲子孫之用。解縉因此不免：

---

[73] 明史，卷四，頁八，P. 81.
[74] 該書卷一六九，頁二，P. 1799.
[75] 該書卷二十，頁二四一五.
[76] 該書卷四十一，頁二，P. 9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自負，不能俛仰諸大臣。諸大臣多不好縉。[77]《明史》形容他的文字，如：

> 縉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以定儲議爲漢王高煦所忌，遂致敗。[78]

解縉在太祖崩逝前與後的數年，因執政生態已變動，他悒悒不得志，是受到排擠。及燕王入繼大統後，被用爲翰林學士，預機務，而且是內閣七子之首席。東山再起不易，理應警惕，謹言愼行，今就兩家私人著述，擇其宦途致命傷的「離間骨肉」話柄，製作對比如下表：

明史竊	初，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數在上前請立高煦爲皇太子，上私語縉，縉頓首曰：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又頓首曰：好聖孫。上頷之。口口口縉因口言口上毋爲過寵漢王，致生覬覦，上怒，謂縉離間我骨肉，遂疏縉。	卷四十一，頁二，P. 908
罪惟錄	一、及得國，議立太子，淇國公丘福與都尉王寧素暱高煦，功高，煦宜立。上以學士解縉言，不果立。高煦嘗從上田，射生多，二鳥幷柯，連中之，上喜：漢王技至此乎？解縉從旁對曰：所爲賢王者，孝友慈仁，爲藩國長，挽強命中，一力士之能也，願陛下勿爲王譽。	列傳卷四，頁一二五七
	二、時在廷多功皇子高煦，幾搖國本，上私語縉。縉曰：世子純孝，天下歸心，顧皇孫不凡……上意決。皇太子立，陞縉左春坊大學士，乃往往微及漢王，毋以過寵致生覬覦。	列傳卷二十，頁二四一五

不可否認的，解縉的諍諫，的是忠言，奈何君王逆耳，於是皇帝的關愛，量變質也變。九月庚申，雖然尚與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等，得賜五品公服；婦人蒙皇后召見於柔儀殿，有賜賚。[79] 到了丁

[77] 明史竊，卷四十一，頁一，P. 905.
[78] 該書卷一四七，頁七，P. 1611.
[79] 國榷，卷十三，頁九四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己，所上的《文獻大成》，成祖審閱後不滿意，謂其未備，勅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與解縉總其事，再遴選總裁、副總裁及學士纂修。[80] 比及安南陳天平事件，決定大發兵征討時，解縉竟諫阻：交趾，世羈縻國，得其地不足郡縣。[81] 引致成祖大不稅。當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82] 永樂五年（1407）二月庚寅。解縉被貶謫，《國榷》記其事：

> 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降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初討安南，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不足郡縣置，上不懌。頃之，廷試讀卷，謂不公，故左遷。[83]

到了六年（1408）四月，因爲禮部尚書李至剛彈劾他怨望，改謫交趾督餉。《國榷》把此事歸在乙酉條記述：

> 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解縉改交趾。淇國公丘福泄縉立儲語於漢府高煦，高煦大恨。李至剛奏縉怨望，故改交趾，督餉化州。[84]

永樂七年（1409）二月，成祖詔告天下北巡，三月壬戌抵北京。七月辛未朔，淇國公丘福奉命率十萬大兵征討本雅失里。八月甲寅，竟敗歿於臚朐河。成祖書諭南京的皇太子要北伐。八年（1410）二月辛丑，詔告天下親征。解縉在皇帝北征期間，因奏事入京，謁皇太子而還。漢王高煦告之，《明史》記云：縉伺上出（北征），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85]

時序永樂九年（1411）六月戊午日，解縉下獄。《國榷》記錄該事的始末。而八年的奏事，與贛江的交通發展有關，疑生於成祖在北方，縉私覲皇太子，一旦渲染，事態即可鬧大，百口難辯，株連多人，如：

---

[80] 前引書卷，頁九四五.
[81] 明史竊，卷四十一，頁一，P. 908.
[82] 明史，卷一四七，頁七，P. 1611.
[83] 該書卷十四，頁九八五；亦見《明史》，卷一四七，頁七，P. 1611。《明史概》大政記，卷八，頁二十三：二月丙戌朔，黜學士解縉爲廣西參議。時間與官名有異；《太宗實錄》，卷六十四，頁一，P. 910。只記前段，安南以下缺。
[84] 該書卷十四，頁一〇〇五。
[85] 該書卷一四七，頁七，P. 1611；亦見《明紀》，卷九，頁九〇，夏六月乙己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初，翰林檢討王偁謫交趾總兵官張輔幕下。緝與偁，故以文章相結，言偁于輔，攜之化州。因共往廣東，觀其山川。八年，入奏鑿贛江通南北道……上怒緝避事勞民，幷逮王偁。既至獄，吏拷治不勝楚。令過引大理事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禮部郎中李至剛、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修撰李貫、右參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皆入獄。㊱

談遷評騭成祖的懲處，頗能客觀的說出自己的想法，漢王高煦的告發，把事態複雜化，有理也說不清楚了，不過，他也說：

> 解緝，知無不言，稱逮其時；況已拜官，可紆道以瞻闕廷哉？即無漢庶人，上一悉之，譴責立至。㊲

做了官，到底還是要守朝廷的體制的，皇帝至尊，太子雖監國，皇權仍未下放的。解緝入獄受苦罪，三年多縲紲之災仍不能免於死。永樂十三年（1415）解緝死干獄。《太宗實錄》卷一六〇，春正日丙寅條缺載，見於同日的《國榷》記載如下：

> 上即位，擢侍讀，直文淵閣，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以阻漢王高煦及交趾事見忤，出參廣西，再改交趾，徵下獄。高煦使獄吏醉埋之雪中死；或曰上意也。籍緝家，妻小徙遼東。㊳

至於上述同時入獄的王偁、高得暘、李貫、王汝玉、朱紘、蕭引高皆相

㊱ 該書卷十四，頁一〇六四。而《太宗實錄》卷一一六，頁五，P. 1483，（永樂九年）六月戊午條：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會有言緝嘗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趾布政司，命專督化州餽饟。時翰林檢討王偁有罪，謫隨總兵官在交趾，教緝指言廣東化州，二人遂共趁廣東娛嬉山水忘返。緝又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偁皆下獄。

㊲ 前引書。

㊳ 該書卷十六，頁一一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繼死于獄。[89]獨不見李至剛，原來他坐繫十餘年，仁宗即位後得釋。[90] 李至剛本與解縉交甚厚，因成祖書寫大臣姓名十餘人，命解縉評騭上報。《明史》記云：以言至剛不端，縉謫廣西，至剛遂奏其怨望，改謫交趾。[91]《明史贊》的文字中，有：李至剛之險……不足道矣![92] 又上引：「或曰上意也」，在《明紀》得到証實，劄子手則爲紀綱，其行文爲：紀綱上錦衣衛囚籍，帝見解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93] 解縉之外的金忠、黃淮、尹昌隆諸人的遭遇，見以下所製作的表：

姓名	議儲摘要	永樂十二年	備註
黃淮	請立嫡以長	太子遣使迎稍緩。帝重入高煦譖，坐繫十年。	明史卷一四七，頁九，P. 162
金忠	在帝前歷數古適孽事，帝不能奪，密以告解縉、黃淮、尹昌隆、縉等皆忠言爲是，於是立世子爲皇太子	高煦奪嫡愈急，蜚語譖太子。北征還，悉徵東宮官屬下獄，以忠勳舊不問，而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流涕，願連坐以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黃淮、楊溥等亦以獲全。	明史卷一五〇，頁三至四，P. 1630
尹昌隆	又問黃淮，淮請立嫡以長，問尹昌隆，言亦如之。		明紀卷八，頁八一

六、漢趙爲弟不恭劣行貽羞

《太宗實錄》有關高煦的記事頗缺，是後來編纂《太宗實錄》者，如監修的張輔等、總裁楊士奇等的刻意。漢王的報導直到永樂十一年（1413）春

[89] 前引書
[90] 明史，卷一五一，頁九，P. 1640.
[91] 該書卷一五一，頁十，P. 1640.
[92] 前引書卷，頁十一，P. 1642.
[93] 該書卷九，頁九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日丁酉才出現。發引徐皇后梓棺到北京天壽山安葬，漢王護行。[94] 其實永樂六年（1408）開始，高煦即積極陰謀奪嫡。處處挑皇太子的瑕疵，加害擁太子的大官如上所述。皇太子高熾受冊封後，時時失帝意。再說，成祖有歉疚之心。按說擁高煦最力者莫過於淇國公丘福了，七年（1409）的沙漠之戰敗歿後，王寧孤單不能有所爲，但漢王卻不稍收斂，純因得成祖之寵所致。因此永樂十二年（1414），帝征瓦剌南返，太子禮數不周，黃淮、楊溥、金問都坐繫十年，到仁宗即位才復官。而不可思議的，乃金問因新進，陌生而入獄。當時金問至，帝益怒，問曰：問何人？得侍太子？[95]

論及楊士奇，他是不經科舉考試，卻逐步擢升至內閣大學士的特殊人物。建文初用荐徵，授教授，修《太祖實錄》開始他璀燦康坦的宦途如下表所列舉者，據《明史》：[96]

時間	方式	官名	職掌
建文朝	王叔英荐其史才。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奏第一。	教授、編纂官、授吳王府審理。	與修《太祖實錄》，入翰林，仍供（史）館職。
永樂初		改編修進侍讀	簡入內閣典機務。
二年	選東宮官僚	左中允	
五年		左諭德	
六年			帝北巡，留輔太子。
十二年			帝北征，仍輔太子居守。

太子迎駕緩，楊士奇下獄的時間很短，得帝宥放。及被問到太子事，士奇總扛起輔導無狀職責，例如永樂十二年（1414）閏九月甲辰的答覆：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97] 不僅如此，面對險惡，士奇不背離正道輔導儲君，《病逸漫記》載及：

---

[94] 太宗實錄，卷一三六，頁二，P. 1656.
[95] 明紀，卷九，頁九十四。
[96] 明史，卷一四八，卷一至二，P. 1616.
[97] 明紀，卷九，頁九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高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仁宗令書其不執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于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濙亦不敢曲承上意，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上意稍解。[98]

胡濙在皇太子監國南京時，按即永樂七年（1409）成祖北巡，因漢王以蜚言謗太子，他奉命去偵查。《明史》記云：帝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濙至，密疏馳上監國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帝悅。[99] 漢王一直不願留在北京父皇左右，永樂十二年固請南返，正月丁亥，成祖遣之，不懌，命群臣勿送。[100] 對東宮官僚輔導不悅而加以懲處之後，夏五月丁己，成祖另立漢王封地，同時勅文知會他：

> 勅漢王高煦：青州，重鎮。今命爾居之。已遣人相度王府，爾亦遣人往彼視之。[101]

隨著勅令，成祖即命工部製漢王儀仗，在六月壬午，先送往青州。[102] 此舉不外是造就既成事實，令漢王高煦就範。但事與願違，漢王遷延，奏稱願留侍左右，不欲之國。成祖再賜勅文，申命高煦往居青州，如：

> 即受藩封，豈當長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故，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103]

上述的勅令是「復勅」的，因爲成祖在永樂十三年（1415）五月己酉，

---

[98] 說庫(二)，P. 866.
[99] 該書卷一六九，頁二至三，PP. 1799－1800.
[100] 明史概。大政記，卷十，頁十一。
[101] 太宗實錄，卷一六四，頁二，P. 1851.
[102] 前引書，卷一六五，頁二，P. 1856.
[103] 前引書，卷一七四，頁一，P. 19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勅令漢王高煦出居青州。[104] 實質上，漢王的留侍左右，是指在南京首善之地。推論北平大京城的營造自永樂十四年（1416），完成於十八年末（1420），啓用於十九年（1421）元旦，在此之前，北京尚未超越南京。

永樂十四年（1416），成祖在北平即風聞到高煦在各衛選精壯軍士，及有藝能的。借隨侍之名，卻教之習武事、造作器械。不免懷疑高煦南還，以及不就藩青州的行爲。不過，在充分瞭解之前，於九月丙申，成祖先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因爲他專典漢府的兵事，命令他：

> 親王護衛官軍自有常數，凡各衛隨撥隨侍漢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105]

接著皇帝的車駕在九月戊申從北京出發，冬十月癸未抵達京師。而高煦遷延不就藩青州，在各地的確惹事生非，而且殺害朝廷武官，《明史》有記：私選各衛健士，又募兵三千人不隸兵部，縱使劫掠。兵馬指揮徐野驢擒治之。高煦怒，手鐵爪，撾殺徐野驢，衆莫敢言，遂僭用乘輿器物。[106] 成祖回到南京一個多月之後，果然發現高煦陰蓄異志，但不動聲色，先去其兵力或調動其部隊。《太宗實錄》記云：十一月戊申，改漢府中護衛爲青州護衛。[107] 革其左右二護衛，其官軍悉調居庸關北，立樂安左右二護衛以處之。[108]在此同時，成祖多方面查詢高煦的惡行，東宮官僚的被查詢在所難免，然事涉及天子家事，噤若寒蟬者居多，楊士奇是比較有口辯及善于應對。如永樂九年（1411）成祖返回南京時，楊士奇被詢及監國情狀，他便說：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託。[109] 答覆得很體面，如今十四年（1416）返京師後，對于高煦奪嫡及不軌狀，問及蹇義，義不答，於是轉而詢問楊士奇。士奇推說他與蹇不知，不過，把問題癥結暗示出來，讓皇帝去琢磨與考量。不慍、不煽情，不以悻直取過。《明史》記其事：

---

[104] 明史概。大政記，卷九，頁十四。
[105] 太宗實錄，卷一八〇，頁一，P. 1955.
[106] 該書卷一一八，頁十七至十八，1371.
[107] 該書卷一八二，頁二，P. 1966.
[108] 前引書
[109] 明史，卷一四八，頁二，P. 16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爲臣兩人言漢王事者。然，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110]

成祖雖有勅令兩遣就藩，高煦硬是耍賴不肯之國，卻願留南京。慧黠的楊士奇點出其主因：遷都。按北平大京城計劃在永樂十四年（1416）即略有傳聞，惟是高煦的訊息較暢通；不過，瞭解到永樂四年（1406）建北平城宮殿的老軍頭陳珪，便思過半了。經過調查、收集，終於眞象大白，成祖大怒。茲將高煦之劣行列舉於表內，如《太宗實錄》[111] 所述：

一、	（漢）府中從征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
二、	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爲草場。
三、	長史蔡瑛、紀善周岐鳳數諫，高煦積不能平，假他事送岐鳳錦衣衛獄。（皇太子謂：錦衣衛非王府獄。恐皇帝罪高煦，欲出之，又違高煦意，於是降爲長洲教諭。）
四、	縱衛士於京城劫掠，爲兵部指揮徐野驢所執，高煦遣人捽野驢至，以鐵爪撾殺之。
五、	支解無罪人、暗投之江。
六、	僭用乘輿器物。
	永樂十四年，成祖南返
七、	私造兵器。
八、	陰養死士，招納亡命。
九、	漆皮爲舟，教習水戰。
十、	不法數十事。

當時成祖下令褫漢王高煦的衣冠，囚繫于西華門內，命中官黃儼等晝夜守之，將免爲庶人。秉性仁厚的皇太子懇切救解，但成祖考量到未來及高煦

[110] 前引書
[111] 太宗實錄，卷一八六，頁三至四，PP. 1994－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心性，亟欲點醒之，成祖與高熾父子，皇太孫在場聽的一場對話錄，[112]製表如下：

次＼人	明 成 祖	皇 太 子	註
第一次	厲聲：吾爲爾去蠹賊，爾反欲養患自及耶！	跪曰：彼誠無狀，宜未必有害臣之心。	
	吾爲父乃不能知子耶？雖爾千萬分友愛，彼方以世民自任，而目爾爲建成，此可容耶？（不懌而起）		
第二次		復爲高煦言（救解）之	皇太孫亦在側，有樂安之命。
	一、汝若不從吾意，久當悔之。 二、今可置之何地耶？即不肯往青州，決不可復留于京師，雖畿內之地亦不可容。吾今強徇汝意，不去其爵，處之近畿之地，一旦有變，可朝發而夕擒也。		
第三次	吾爲君父在上，彼尙敢然，將來何有於爾父子？爾但毋忘吾言，有危宗社者，當爲宗社除之。周公誅管蔡，聖人所爲也。		皇太子、太孫在聽

永樂十五年（1417）三月丙午，令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趣即日行。[113] 漢府長史程石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黜爲吏交趾。[114]

成祖訓斥皇太子，常言：知子莫若父。奈何太子高熾有仁者之懷，手足情深，救解是出自肺腑，成祖告誡太子，高煦以「世民自任」而「目爾爲建成」。平情而言，歷史不會重演，每個時代人與事、客觀的條件不一樣，建

[112] 前引書
[113] 明史，卷一一八，頁十八，P. 1371.
[114] 太宗實錄，卷一八六，頁三，P. 19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爲人兄長，有加害、堵截、誣蠛老弟世民的歹心，而高熾則關愛、照顧兩弟，惟恐做得不夠周延。相對的，高煦自以戰功彪炳，行動矯健，處處鄙夷癡肥的老哥。再說，高煦在稟賦上只具備一個勇字，但又不是大勇而是匹夫之勇，何以能與智、仁、勇兼備，有開朝立國氣質的李世民相提幷論？成祖未免把高煦高估了。最大的缺失，是高煦不自量力，自詡世民再生，如今強之居於樂安州，怨望之深，與歲月俱成長。高煦僭越邪念，其後也得到旁証。永樂十六年（1418）九月癸亥，漢府隨侍都指揮周彧、路宣、王海被飭，謫戍交趾，因爲他們私自接受漢王所賜龍文（紋）服。[115]

至于皇太子三弟高燧，是所謂兄友弟不恭的紈絝子弟，是爲父過寵以致不識大體的不肖子。《明史》論及高燧：帝又憐趙王年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動。[116] 在永樂七年（1409）以前的朱高燧，的確是少不更事：因恃寵不法，又與漢王高煦謀奪嫡，時時譖太子，於是太子宮僚多得罪。[117] 這就是解縉等何以被貶謫與下獄之因。七年四月癸酉，成祖誅趙府長史顧晟，褫高燧冠服，[118]皇太子力救解得免。[119] 於是擢國子司業趙亨通、董子莊爲長史。子莊，隨事匡正；亨通，同心輔導，高燧稍改行。[120]所謂諸不法事，《國榷》的七年四月壬辰條記曰：趙王（高燧）侈費，歲止給米三百石，鈔千錠。[121]永樂十年（1412），成祖勅趙府的師保，因爲趙王年少不務學問，所行多愆禮度，正月丁未勅文曰：

> 宜悉心輔導，論以德義，使博窮經史以知古先賢之行事，及修身、齊家、治國之道，屏絕邪佞、親近忠良，隨事規誨，務歸于正以承藩輔之重……慎毋阿順苟容，畏縮不言，以負朕任之意。[122]

趙王好武輕文，始有君父之指責，而太祖不悅漢王，也由于不好文。相

---

[115] 前引書，卷二〇四，頁一，2104.
[116] 該書卷一四八，頁二，P. 1616.
[117] 前引書。
[118] 明紀，卷九，頁八十七
[119] 明史，卷一一八，頁二十一，P. 1372.
[120] 明紀，卷九，頁八十七
[121] 該書卷十四，頁一〇二〇
[122] 太宗實錄，卷一二四，頁三，P. 15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的，皇太子好文，且有自信，曾以生長帝王家，否則參加科舉必能掄才。永樂十四年（1416）十一年己丑，有詔給戶部，歲給趙王祿米萬石。[124] 相較七年三百石，則多了九千七百石，然與初封趙王時的五萬石又相去甚遠。永樂十八年（1420），趙府右長史董子莊死。董子莊恭勤小心，隨事匡正，不爲苟容。王時所行屢愆禮度，上輒以責長史。子莊百挫不變，而執守愈堅。[125] 至於子莊的死，是陪同趙王祀國前，夙興嚴冠衣齊，室端坐而卒。[126] 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反映趙王頑劣不好教導。

誰知到了永樂二十一年（1423），一樁擁高燧，毒殺成祖、皇太子的陰謀政變，在五月己丑告發而加以鎮壓下來。陰謀者要把黃袍加諸趙王身上，冀望可立得功賞。姑不論如何，高燧主謀與否，有無共犯，均是一大麻煩，成祖震怒不已，仍然是仁厚的皇太子力加營救，始免庶人之懲廢，亦云大幸，茲將《明紀》[127]所記述列舉如下表：

御審	成祖御左順門內親鞫，命文武群臣及三法司鞫治	註
列席	皇太子、趙王、公、侯、伯、都督、尚書、學士	
變告(告發)人	常山中護衛總旗王渝（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之甥）	
事由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口口仁明恤下，往往裁抑宦寺。而宦官王儼、江保等尤見疏斥。儼等日讒之於上，賴上聖明，父子親愛，終不能間，亦希得進見。（王）素厚高燧，常爲陰之地，且詐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孟）賢等遂萌邪。	疑缺太子二字
天象	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言於賢曰：觀天象，非久，當有見主之變。	邪謀益急
主謀	孟賢與弟孟三、常山左護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	

[122] 前引書，卷一八二，頁一，P. 1963.
[124] 前引書，卷二二六，頁一，P. 2194.
[125] 前引書
[126] 明紀，卷十，頁一〇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步驟	一、圖（計劃）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而分兵執公侯伯五府六部大臣。 二、豫令高正僞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識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皇帝。	
變告之因	（王）渝，（高）正之甥。正密以告之。瑜力諫正，此舅氏滅族之計。正不從，瑜遂入告。	大義勝倫常
証物	所僞譔遺詔	上覽之震怒
鞫治結案	（孟）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幷置極典，籍治其家。	
成祖下令	一、立捕楊慶養子斬之。 二、即日皆籍（沒）之 三、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 四、（孟）賢等更窮鞫，毋令遽死。	
結果	下錦衣衛研治，未幾，併其黨悉誅之。	
趙王與皇太子	一、上顧高燧曰：爾爲之邪？高燧惴慄不能口。 二、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	疑缺「應」字

七、結　論

燕王朱棣只有三子，論其兄弟的感情，則以兄友弟不恭而加以定位，諒不中亦不遠也。兄弟不和，與父母之感情融洽與否甚有關聯。燕王由父皇作主，娶得徐達大將軍之長女爲妃。當然，這樁婚姻的政治意味重於一切。徐妃備受委曲，《罪惟錄》有記：即冊爲燕妃，往往意不愜。高后使謝夫人微探之，謂色不稱見嫌。⑰是徐妃不美。永樂五年（1407），徐后崩逝。雖貴爲國母，地位至尊，但每日悒悒以渡，只有加速生命的結束。官方資料在封建王朝和諧的假面具下，這方面的資訊缺缺。如果再拿徐后同父異母妹妹徐妙錦，成祖下聘不應，誑騙女官，削髮爲尼。⑱之事例，則可思過半了。夫妻欠和，子女心理受到傷害，古今如出一轍。

---

⑰ 該書列傳卷二，頁一一四八
⑱ 前引書卷，頁一一五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王以軍功自炫，卻亟亟於儲君之權位。如果淡出，好好的當其王爺，富貴榮華，一輩子享用不盡。既昧于太祖「武定天下，文致太平」之立國大原則，又不自明於自己好武棄文，暴戾不法，大明的江山斷然不見容高煦這一類武夫接班的。馬上得天下，馬上失天下，前元就是明確的一個失敗例証，高煦何其愚?

然而趙王更加荒謬。即無赫赫的戰功，又不好禮修文，只是依憑君父念其幼小而又母親早逝，倍加寵愛，所謂溺愛養姦，卻與二哥高煦媒孽長兄，製造皇父與太子之間的矛盾、不愉快。使皇太子受盡奚落、漠視，幾乎失其自信與自尊。高燧屢被二哥利用而不自知。永樂二十一年（1423），孟賢等大邪謀牽連到黃袍欲加其身，尙懵懵然、險被君父廢爲庶人。

皇太子高熾的寬懷大度、仁厚眞誠，屢受父皇誤會的委曲，始終無怨無尤。從不懷疑兩弟之讒言或譖告，反而在兩弟各別受到嚴懲時，極力泣救而不計後果。明史贊評之：善乎其告人曰：吾知盡子職而已，不知有讒人也。[19] 眞是皇太子人格崇高的詮釋，君王大度的雅量最好說明。

朱明封建王朝的家務事，燕王一言失當，缺其良法來善其後，引發其三子的風風波波。本來大明的臣民可以抱著「吹縐一春池水，干卿底事」來看熱鬧，誰知風波迸出來的火花也足以置人于死地，大學士解縉便是一個可悲的犧牲者，他不死於國家民族大義，竟死于高煦奪嫡的陰險，毋寧太不值。中國封建王朝興興亡亡，在中國的大地上盤踞二千多年。福兮！封建統治家族不與民共享；禍兮！則犧牲臣民萬萬千千而無底止。封建制度、思想之被推翻、被消除，是時代脈動發展促致。中國絕不可令之借屍還魂，假民主之名而行封建威權之政，則封建王朝暴君朱棣三子的皇太子權位風波論，足以誡告後人，他們在爲國家、人民的福祉而爭嗎?

[19] 明史，卷八，頁六，P. 1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以引用先後爲序）

(1)明史竊　明·尹守衡　華世出版社　民六十七年二月
(2)明紀　清·陳鶴撰，陳克家補　世界書局
(3)明史　清·張廷玉等總裁　藝文印書館
(4)罪惟錄　明·查繼佐撰　筆記小說大觀四十五編 1－4　新興書局
(5)明書　清·傅維鱗撰　華正書局　民六十三年
(6)太宗實錄　中央研究院
(7)明史紀事本末　清·谷應泰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8)明通鑑　清·夏燮撰　世界書局　民五十一年十一月
(9)續藏書　明·李贄撰　臺灣學生書局　民六十三年五月
(10)國榷　清·談遷撰　臺灣鼎文書局
(11)明史紀事　明·蔣棻撰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2)鴻猷錄　明·高岱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
(13)病逸漫記　明·陸釴　說庫(二)　新興書局
(14)明史概　明·朱國楨撰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